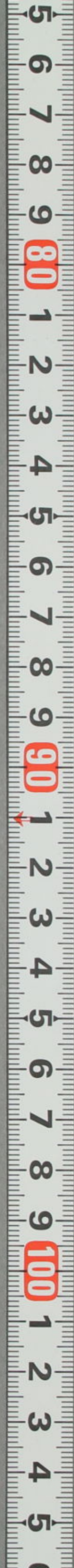


16  
2493  
5





邱海二公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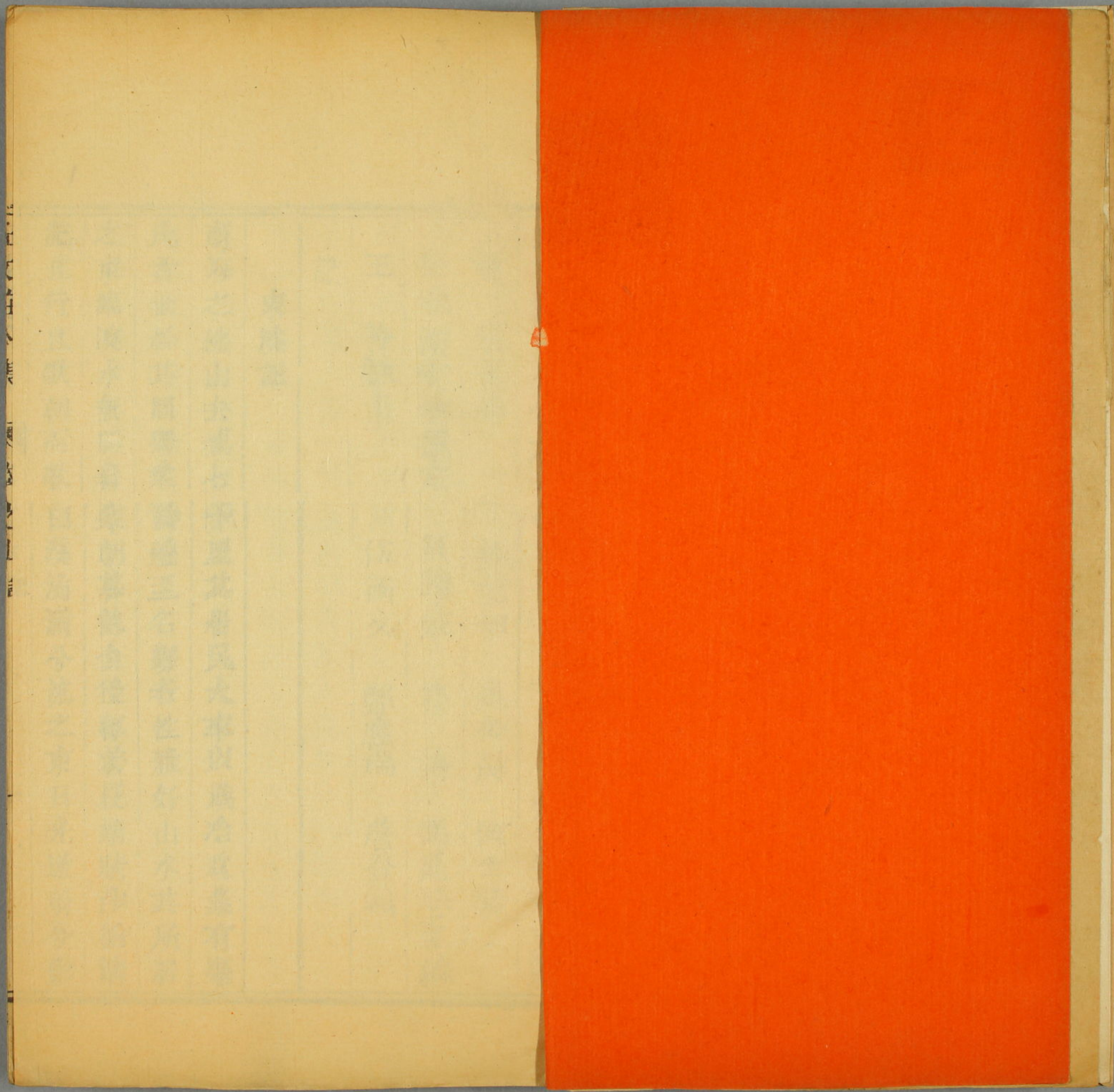
和 16  
2493  
10-5



5

門和18  
2493  
10-5







丘文莊公集卷之七

宗孫鎮魁典籍

賈崇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 雯濤 選定

吳纘姬 符詩 馮廷瑛 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記

東溪記

南海之佛山去城七十里其居民大率以鐵冶為業有樂氏者世居其間獨業詩禮至名黜者性雅好山水其所居之東臨溪水無間暑寒朝暮飽食後輒着屐踏晴沙循清流且行且歌朝而歌曰溪瀟瀟兮流之東日光逆射兮影



正文莊公集 卷之七  
濛其中我欲尋其源兮禹迹不可窮暮而歌曰溪瀉瀉兮  
來自西顧兔下浴兮桂濕其枝我欲極其流兮海若不可  
涯歌竟長嘯而歸日以為常客有過而問之者歎曰向臨  
流而歌者誰歟蓋聞道者也豈滄浪孺子之儔歟及薄而  
視之乃皤然一翁非儒也走而問之佛山之市市人無識  
者乃戶訪之遇一儒坐生物色其人與其所以歌者乃笑  
曰此吾友梁東溪也 東人雖不甚讀書而讀亦不求甚解  
然其所行所言與經書不合者亦鮮故其形之歌詠者渾  
涵而窈澗不用意而意已獨至如此蓋宜尼所謂善人者  
客忻然亦歌而去 歌曰滔滔汨汨兮天下皆然孰浴其

流兮孰泝其源斯人何人兮獨契其天其將為魚兮躍于  
淵抑將為藻兮漾于漣孰引之進于川上兮我將與之後  
先東溪之子經以鄉貢進士來京師介其友林宗敬過予  
求記其所謂東溪者且道客所以歌之故子因筆之為記

雁集瓊庠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子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同舍生  
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有鳥集于學宮  
滂池之中比鵠鵠而小似鳧鷖而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  
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子偕  
二友往焉顧謂之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



乎書所謂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爲大夫贄其士昏攝  
盛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江湖  
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彼飛不能遠  
到之處胡爲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川斯委四州之間二  
三千里之域其間之水匯而爲湖流而爲河渚而爲沼沚  
視茲洿池廣袤何啻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  
彼皆不之集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  
其故子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雁又隨陽之  
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動尤非他  
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所占焉引茲陽禽  
表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而北果有南人以文字亂  
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  
昔既有驗今亦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  
而遜謝焉雁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俛爾西征歸而  
筆之以爲雁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京師得十數楹于禁城之東偏可一畝許  
因闢一室以爲藏脩之所墀以楮中設几案左右列圖書  
外隙牖于牆面南以迎陽明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  
尺其高僅丈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堦半蓋于



瓦而牖戶几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蘊隆蟲蟲若焚若烝而吾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闐闐塵紛之內也子曰居其間緝閱書史口誦心惟凡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爲治而具於經史者與天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而肆吾力焉使不爲炎歊所侵以中輟之則吾得於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疑焉以謂有慕乎王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蔭槐以讀書取必於已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讀書所以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庸何疑或者去因書于壁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天下戶口邊舉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卽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顧無爲之之地耳得登名仕版旦暮援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畱四人者爲編



上文集卷之二十一  
脩子與焉編脩職專史事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纂脩旋設館局給筆札惟官具凡側是遵逐事呈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見亦不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階不離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爲世用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已精神衰繭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爲矣於是手返觀內省而自歎曰噫濬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

升胃監也有日會之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夫官翰林之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諺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資旣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濬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引援一旦拔自草茅之中進之天日之下而又授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麤知人間廉恥事不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則亦瞻



天以致其祝歟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而居君之上則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當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延長與天地相爲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

壁

藏書石室記

子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爲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爲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卽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冀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輓至十數人積久至三



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爲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反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又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於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度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子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已

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戌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於學宮恍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爲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爲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經始於 年 月落成于癸巳年七月爲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爲木櫃若干內度以書僅成子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子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自書其事而爲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



上文非全集 卷之十一  
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萬物之衆其惟書乎嗚呼聖人沒也久矣而道德萬世如見古人往也多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士也生乎千年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爲儒則已有志於儒以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者也古語有之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恥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

百家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共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後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析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子望者乎使誠有之恨子耄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暢然快輾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



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溪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太夫人喪一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爲家以文字爲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爲哉嗟乎此正區區溪意之所在也子先世聞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勲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蓋仕者其暫

而耕者其常歟子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溪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穫焉始予少時恒謂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卽丹陽田爲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爲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爲村基周圍若干丈爲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溪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



村之址鑿溝引水緣繞之村之背旁際爲長隴壠土疊石爲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爲方塘周若干文塘心砌石爲釣臺當其前積土爲圓堆名小鼇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室前爲圓亭亭之前爲渠九曲之其下爲月池各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小鼇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鼇石所謂小三山者則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

木其地舊名也堂旣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而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於斯漠漠水田四際出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表簷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者也而吾之登甲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襖亦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敕樓若可繼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爲郡城雉堞蓮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星瓦之欒北闔闔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祠祠之兩旁翼以居民極其日之所至金碧輝煌照耀林谷



是爲佛老二氏之所官其東北之近地則州將都禪之所  
月凡三校閱於斯金鼓之聲旗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  
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  
亦莫不畢會于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  
峻有似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  
徐聞之石門其脈穿海底而南卽蘇子所謂地脈何曾斷  
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爲衆山之脊朝夕日光霞彩  
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幃之列几家間然引  
領而南越吾居可六七十里有橫黛隱隱然雲霄間者陶  
公山也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

闊烟霏之外有峰巒累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  
七星嶼也林木蔚然如疊萃叢於東南坡坳之間者靈山  
也此二山皆有禩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屹之幽雅  
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剡鼓松林之渺茫隨陰晴而隱  
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水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  
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  
諸溪以人於海距此半舍許舟沿沂其中往來檣帆其末  
越林表而出可數也吾郡以海爲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  
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爲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竹汪洋  
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葦晨昏蜃氣結成



樓臺峰岫十態萬狀日光射之錯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  
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奇絕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  
吾莊之遠景也凡吾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  
皆可於此一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  
茲不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窮  
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惟中國之  
在天地間如方舟之浮於池沼中然吾郡以葭爾之地居  
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匭於方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  
今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眇末  
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實身金馬玉堂

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幸哉雖然出處有其  
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  
退之之地以是而事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  
之戒大不可也此區區所以預爲歸老之計而卽歐陽子  
之所云云者以爲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吾  
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天子幸閱其愚而以柔遠之禮  
優之俾得以守其故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  
老於是莊之上炊稷而飯之釀秫而噉之又推之以及夫  
鄉人父老醉飽之餘用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庶幾  
以報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也又以是遺子



孫尚亦有利哉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爲其臣黎  
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爲胡奎矯稱陳氏  
絕嗣查其甥請權署國事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  
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嫗遁至京懇其實季  
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  
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反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羣臣曰朕爲萬國主蠢爾蠻夸乃敢爲不  
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旣而占城亦



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  
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爲盜儒程  
朱爲剽竊乃議興兵問罪羣臣咸攢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諭太子太  
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夸大將軍印統總兵官西平侯沐晟  
爲征夸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爲征夸右副將軍豐城侯  
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欽大將軍率右副  
將軍右叅將又清遠伯朱友領驍騎將軍朱榮劉劄出爲  
揚將軍呂毅方攻神機將軍程寬羅文遊擊將軍朱廣王  
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湘閩

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  
叅將領都指揮陳濟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  
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儵贊戎機刑部尚書  
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  
大川脩祀事乙酉出師上親幸龍江禱祭將帥陪位受服  
惟謹訖事駐蹕江詩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  
元兇尚體朕心毋窮武母殺降母繫累老稚毋毀壞室墓  
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勩且底于罰  
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  
大將軍邁疾以師授右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



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  
急罷以聞上命輔就佩征夸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就  
諭之曰昔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  
李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共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  
率諸將掃蕩殘氛終建大勳著名青史爾宜取法前人以  
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  
將軍標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薜兩  
殺其主以奪其國非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  
以逞視國人如讎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昔  
祖更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罪五

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過罪六殺國  
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漫擄其  
女徵其銀罪九滅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  
祿州地界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  
占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  
攻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  
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輒僞造金印帶  
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  
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  
兵劫之於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僞紀



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入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威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禱牙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諭于衆曰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爲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破壘關揭前榜

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甯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菁溪險林木陰翳日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哨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管城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至隘甯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壬子大軍次雞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遊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



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澹等奪猛烈關會護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船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澳泐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酉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因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窠穴在東西二都恃宜江施江富良江以爲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傘圓山起出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

良江北岸自海潮江出希江麻牢江直

至盤灘因拔山立木爲柵及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巨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季犛曰子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賈敕至諭犛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卽貢否



則自有準備王知此敕是欲以歛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  
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  
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  
麟夜舁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  
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  
十八里嘉林置舟後爲欲渡之勢以掣其肘賊果分遣水  
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  
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難以  
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濠  
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

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棋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  
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  
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  
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  
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之處里  
許作欲攻之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內府所製夜明火光  
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  
都督黃中率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  
城都督蔡福等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  
上火齊明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



衝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皮蒙馬象見獅形驚畏而顛  
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踐及官軍殺灰  
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  
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  
直擣其東都克之王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  
招諭吏民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  
歡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陽伯  
陳旭伐其西都城首開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庫攜妻子遁  
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燬其城地餘黨依天建山困枚  
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

柳璋等隨賊所往而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

首三萬七千餘級時王雷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  
汪奎副將軍奎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竝進次於  
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軍水陸夾  
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二月乙巳王聞賊  
首遁于悶海口出魯江口與左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  
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  
來不敢敵故潛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雷兵  
于鹹水關兩岸雷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  
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州甲午



賊果犯賊水關報至巳酉工與左副將軍兵水陸竝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刈船兩岸齊進旣而登岸植末爲柵至乘其柵之未成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舟師來奮擊賊遂大敗富良江水爲之赤積屍數十里看叅將雲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乃回軍交州雷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乘進調柳昇魯麟士官莫邃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寅舟師至清化之磊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之斬首萬餘級五月丁卯王至演州

柳昇等舟師來會途中降者相繼調知黎賊父子遁于又安府之溪江王議與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師由水路追賊壬申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竄草莽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僞上皇黎季犛與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擒僞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與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僞國主黎蒼及其僞太子芮十高望山凡黎氏親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十六戶三



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楫器械無算遣都督柳昇等  
獻俘闕下露布以聞先是王等受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  
立之至是卒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  
已卯年殺光泰王願立其子韻而殺之遂篡其國前後殺  
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  
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疏以聞上  
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  
司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  
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  
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隘雷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

交趾以相制馭是歲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  
并敕有司爲陳王贈諡凡其宗親爲賊所害者各贈以官  
又爲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十凡黎賊苛  
政暴斂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賑卹窮獨革去夸  
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士宇陷於外夸者四百四十  
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詔布天下文武羣臣親王藩服  
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  
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柳昇陞  
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詩券玉帶金帛命子孫世  
襲加祿米三千石旣大宴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



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  
降附既而遁于又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  
謀反僞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朝命黔國  
公充征奪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廷議謂非王  
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鹵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  
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  
鹹子關斬俘無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  
竄又安偈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  
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檻送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土  
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號季  
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而立季擴定敗潛遠  
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  
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  
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  
石以通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  
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  
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  
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領時關以東羣盜蜂起所完者交州  
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歡縱不  
堪官吏將卒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



首所至輒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朝廷屢下詔招撫之授季擴爲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偈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化口城諜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

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伏填滿山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季擴暨其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得渠魁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爲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夸將軍印充總兵官任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



十五年上以王久勞於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沒於  
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矣嗣子太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懋  
出其家聞者福住所錄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  
屬子次第之子因參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  
穆公奉敕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  
忠敬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爲此錄云

傳

毛宗吉傳

毛君諱吉字宗吉餘姚人也性剛直尤嫉惡自在邑校時  
見鄉人顯宦者歸或挾勢以凌鄉曲而於郡之長吏則卑  
卑以希合輒毅然形見顏面曰我得志弗爲也歲甲子中  
鄉試再試禮部皆乙科不屑就歲甲戌登進士第授刑部  
廣東清吏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  
廣東司當錦衣衛衛卒伺察百官陰事臆撫得分寸書片  
楮以聞不復核虛實輒當以罪公卿大臣皆惴惴奉承之  
惟謹公行請託莫敢違拒甚至以罪被逮法司亦不加箠



君在清吏司有逮至者一懲以法略無顧忌其人至以俚語目君曰毛葛刺時長衛者怙寵大肆羅織勢欲燦人百官遇諸途趨避惟恐後君遇之獨以一手舉鞭彼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益銜之其徒百計求君短長訖不可得適君偶以疾誤朝叅命錦衣衛鞠之其黨走報其長曰毛葛刺來矣乃預簡卒之疆忍者掄巨杖待君君至僅撈十又五骨見矣衆意君必死適有僧同在繫見君創甚而無悲容苦曲事君得不死既而隨衆例得復職衆咸曰毛葛刺自此懲創收節矣及蒞職換法愈嚴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廣城以西流賊殺掠居民殆盡其東

幸無事而豪宗大戶武斷吞併積習成俗君分巡惠潮首知其弊痛懲之豪右歛迹及其當代二郡民赴巡撫大臣願再借君一年於是檄再往先是程鄉民羅劉寧者作亂官軍平之其黨楊輝者逃往贛之安遠招集餘衆於閩廣江西之交大肆標掠時官軍皆征廣西君不得已招之而輝等從命復業比君還會府而輝等復起標掠如故君再至賊勢益大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等據石坑峒謝瑩據龍歸峒破江西之安遠福建之上杭二縣遠近騷然謀報賊期以十一月二十二日攻城鄉縣治君曰賊勢衆矣與其臨時拒敵孰若先事制之乃命縣長吏密集民壯



并名芴近官軍僅得七百人即日倍道行三百里至赤硃坑翌日又行三十里至石坑峒賊數人負米出峒衆欲奮擊之君曰舍之毋驚動賊衆少頃賊知官軍至以其衆三千人陳山下賊衆我募士卒有懼色君躬擐甲胄督戰於是士卒爭奮自辰至午戰數十合賊遂敗走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二百餘級乘勝破龍歸峒獲謝瑩又明日直搗下寶龍輝衆陳石崖上我軍陳水中相持守之君以戰不得地亟分兵繞出其後賊莫測遂驚潰前後擒斬一千四百餘人餘黨悉平是役也我士卒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於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歛於民又獲白金

三千餘兩悉以送官巡撫大臣以其功狀聞未報而君又當分巡雷廉高三郡人民爲賊所殺鹵十七八道路蕪塞數百里間無烟火君攬轡四顧慨然以削平賊寇爲已任旣抵所部城門晝閉郡守猶鞭繫城中殘民追徵不已君至首命止之百姓如獲更生分守都指揮等官嬰城擁兵賊或十餘人或三五十人驅脇子女以千百數口過城下不肯出一騎發一矢甚或燕飲酣歌若罔聞知吏民以賊告輒加箠楚有白賊中逃回者輒誣以通賊杖殺之自是生民進退失據無復生路矣君至歎曰此方之人獨何辜哉是雖一時守將之責抑亦督責者之過也時雷州海康



知縣王麒者獨奮不顧爲衆所嫉君獨獎勵之適報賊至大體等村君時在雷州卽移文都指揮出軍擊賊彼畏縮不敢出君又以大義激之亦不從君卽督麒領民壯躬抵賊所戰敗之斬首數百餘級奪回被虜人畜無數賊分三支犯吳川縣君覘知其一近河道卽命麒乘小舟出賊不意悉破之得首鹵六十餘級其二支聞風逃去自是君所部稍寧君以平賊方略來上上嘉其勞內批陞君本司副使仍降敕獎諭委以一方邊務而麒亦陞本府通判敕至君益感激思報歲乙酉春正月賊東出惠之河源轉掠韶之翁源君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

二月新會告急君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等官軍三千人至新會又得民之自効者近萬人明日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獲首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矣君號召諸將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畝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遯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後山我以精銳衝其中爾兩哨左右合擊之賊可盡圖也約以雞鳴蓐食黎明進兵是夜無星月遂至後期不得已三哨齊進賊果敗走棄營攜妻子上後山君命潘百戶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據高瞭軍士有爭奪者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皆自營門擁出賊自後



追之與右哨指揮闈華遇力戰久之君命某往援某承命  
不赴華馬躓亦爲賊所刺諸哨遂奔潰君勒馬持刀大呼  
曰劊駐劊駐衆以潰勢不可復君從吏廖振等勸君宜隨  
衆姑避之以圖再舉君曰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衆多被  
殺傷而我獨生全可乎汝等亟走勿顧我言未已賊七八  
人持鎗趨君君且罵且敵猶手劍斬賊斷一人臂力支不  
能遂被害時三月一日也是日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連  
日陰晦又八日始得君屍面貌如生昇歸廣城官吏士民  
弔哭者相屬事聞贈君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  
爲國子生是時仕嶺南與君同志者惟麒一人麒字某雲

南大理寺人正統丁卯貢士出買監擢知海康縣至官日  
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至輒率衆奮擊之前後多所殺獲雷  
人賴以少安而一時郡守邊將反惡之君奏其有守有爲  
同日陞本府通判未被命而先君歿於賊至是有司併以  
聞朝命與贈君者同日下贈麒奉議大夫雷州府同知君  
歿時年四十四麒年若干史濬曰初君歿時或傳至京師  
言藩司以白金千兩充行軍犒賞費委驛丞余文者從公  
行以司出入已用十之三矣文憫君歿而貧無以爲歸費  
以所餘金七百兩密授君僕持歸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  
據正席舉止如公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



告近居沈經歷沈報僉憲胡希仁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  
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歿於賊固  
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而  
某負污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污我言畢婦忽仆地  
少頃始蘇竟不知其所以云予始聞此言不敢以語人及  
夏君來覲子詢之果然嗟乎君生而廉勁不頗既歿而英  
爽不昧猶如此而世之使已自文者至或誣君以激變賊  
君以賊私是尚有人心哉是尚有人心哉

孔侍郎傳

公諱鏞字韶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也元季高祖克  
心不可保惟宜閉門固阻兵不歸而居蘇州交友諒舉進  
來也皆自廣西往時守孤好學甫弱冠爲長州縣學生時  
投賊將以求生也乃閉先德行學置一籍名敦本首著公  
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力於學登甲戌進士第初知都昌  
時城陷正坐此也乃大役設公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  
染成疫曲加撫摩調養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  
聞風來歸者以百數城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  
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公火之其妾遂絕尋以弟銘選尚  
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之連山連山西連昭賀徭獞出沒  
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卓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



公長尤黠驚公屢遣人之不來公親詣其地民見公至驚  
 不謀之妻子黎明潛呼雷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  
 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恤之俾復業由是趨事縣中縣治  
 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巡撫葉都御史檄公率民丁隨軍  
 容諭以逆順禍福指天斬艾賊聞風降附諸將有欲殺人  
 下恨公來晚公長跪奉活者甚衆時廣東州郡之界廣西  
 約降護送公回夜四鼓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  
 開門納降者得數千人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京觀民  
 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中軍民不滿百公至首呼父老問  
 他盜整兵夜進遣部丁之威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

信始自曲阜遊學江西守公曰不然高州本無賊而賊之  
 士知蜀之雙流縣公勿土者無遠裔民攜家屬千百里來  
 提學孫御史鼎教人務門不納以致爲賊所菹醢其在城  
 名於籍公用是奮發益用是衆心攜貳致外攻而內應往  
 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開城門來者無不納而在城者相  
 龔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歿者爲義塚于城外以葬之流厝  
 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不能容公卽城東北隅築土爲城  
 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者凡十餘鄧公長據茂名之茅洞  
 寧府郡主例避嫌改廣梁定屯畚禾嶺鄧辛酉屯于游魚  
 無寧歲公至縣治無廨皆劇盜也惟茅峒距城僅十里而



公詢知民所在遣人招撫諭之使退不從公不告之僚屬  
走旣而公炊飯民舍輒四疲卒肩輿出城徑抵賊屯公長  
還拜伏道左公一一賑以亟呼其黨環甲出迓怪公無騎  
始復踰年大兵征廣西兒乃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  
征勦公所至招徠不專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感悟泣  
取馘者公必力爭之全賜酒爲壽公飲之不疑衆齊喊舞  
者無不殘破而高州尤遠近見火起賊自焚其巢也黎明  
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公長旣降諸賊聞風次第納款馮  
外歿于賊內歿于疫城以爲內應久招之不服公詔以備  
計咸曰城中人多有賊蒙浩率敢歿士二百餘截其後而

公以前軍應之二鼓擣其巢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  
必戮其妻子也官軍屢招之不出旣而聞公存撫甚厚也  
遂以其黨五百來歸事聞有文綺寶鑑之賜特陞廣東按  
察司副使賜璽書褒獎俾仍守其地於是梁定侯大六鄧  
辛酉皆受公招撫處之內地分地與耕且爲我備他盜公  
部下有黎浩林雄數人皆有謀勇而雄尤爲眷拔後歿於  
賊公撫尸動哭親爲殯葬一軍莫不感泣用是民忭感畏  
所至成功高州人懷公德惠立牛祠祀之公聞母喪還守  
制軍民泣送有出千里外者服闋改官廣西諸州獠獯聞  
公名有素相率遠遁未幾陞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



督朱都憲屬公督軍勦之賊相顧愕然曰此高州孔憲副耶是不可敵也亟趨去公一鼓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左布政使蒞事甫半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賜敕許便宜行事公益殫心力清平都勻二衛苗人據險肆掠垂二十年公至適來爲患公督諸將授以方略次第勦平邊徼無事公釐革諸弊奏請以貴州囚徒之戍雲南者撥補本處沿途驛遞軍夫之缺而給與月糧增設布政司官一員以專督糧餉皆前來未有也其他如省冗費黜貪殘減抑軍官之俸從平反冤獄諸事皆足以厭服人心公清心介行所至人望而愛之知其爲厚德君子也故言出而人信之事行而人無異議今二初卽位公

上章言歷任三十餘年無一任不在邊方官觸瘴毒積濕成疾乞致仕上不允旣而念公久勞於外陞工部右侍郎名還道浙河而卒於富陽舟中弘治己酉九月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訃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論曰吾夫子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解者謂夫子特寓言爾豈肯欲浮洪濤而居瘴癘之鄉耶孰意其莫楹之後二千餘年而其聞孫乃真以其却菜兵墮三都之術而施之桂海鬼方之間耶公以神明之胄誦詩學禮乃其素業也况軍旅之事聖祖猶以爲未學而不欲以施之齊衛之地而又遑及



於聲教漸被之遐外乎雖然儒者之道大而無所不通王者無戲言况聖人而虛言耶吾知聖人所謂未學蓋謂春秋之世所從事者爾唐虞三代所謂神武不殺所以戡禍亂致太平者庸有不學乎王者一視同仁無間遐邇所謂乘桴浮海真誠有是言必真誠有是事特時無其事耳設或遇有其事未必不實踐其言也歷考史傳孔氏子孫顯者不過數人光不足道也安國穎達輩皆以經術著名求其以功名顯于中州者固少而又况從事于戈以施之遐外之域乎哉尤其鮮也入國朝來孔氏子孫仕而官至卿佐者僅公一人足以爲聖門之光矣朝廷以聖人之經術

取人而得聖人之子孫而能實用聖人之言以成聖人十載已浚之志豈但光孔氏載誠亦儒者之光也子與公同科進士情誼視他人爲篤且生嶺海間知公事特詳故爲之傳云

學拙先生傳

天下口趨於巧矣所謂拙者世絕少萬有一人焉似拙矣而實寓至巧於其中學拙先生生而拙者也顧以學稱此其異於人而予有以取之也學拙先生者姓蕭氏名旺字應韶其先廬陵人也元末有起義保鄆井者國初編入戶籍遷戍廣東之惠州今居惠三世矣先生質實無他腸矣



口出言無所避忌凡所云爲皆誠心直道未嘗委曲遷就  
或目之曰拙先生笑曰子豈能拙哉學拙者耳大書宋周  
濂溪拙賦於壁日三復焉一出言一動足退輒端然懼且  
憂曰吾得無過於巧乎人因其然遂名之以學拙先生而  
先生亦欣然曰拙吾者甚宜故亦以自號焉先生少無宦  
情隱然居戎伍中而名動一方自郡將以下咸敬重之僉  
舉爲社學師其教人也甚有次第一時子弟經其指教者  
咸徐言緩步人望之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先生平生善行  
可稱者甚多 事師恤鄰二事尤爲惠人所稱道鄉儒有  
黃東野者王 詩先生自幼斷事之其人既老貧且無子

先生事之不言所生日俱其飲饌歲給其衣服凡衾枕帷  
幘器用無不備焉既歿歛襲殯葬之具一一如禮又爲之  
服心喪者三年鄰人有徐姓者遭疫癘歿者十餘口闔室  
出避其祖母老且病不能行雖至親者慮其傳染過而不  
之顧先生朝夕其芻躬具醴粥食之至歿又爲之歛殯云  
其平生所爲大率類此二事皆世之號爲能巧者所不屑  
爲者也先生歿時年僅四十八平生止一子曰青字庭翠  
中進士起家爲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今陞郎中朝  
廷以庭翠貴贈先生如其子官君子曰先生非拙者也拙  
於取利而巧於取善拙於得人而巧於得天先生非拙者



也雖然取善遲取利速得人易得天難舍其速且易者而  
爲其遲與難先生豈非拙者哉先生歿十有九年矣世之  
巧者日益甚求拙如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 無逸子傳

無逸子者句容人凌其姓潛其名也字曰永澄先世以勤  
起家至無逸子五世矣子指同龔世守一勤至無逸子其  
勤益甚恒謂人曰我家之勤亦猶張氏之忍也彼以忍而  
相容我以勤而相勵茲其所以能久歟無逸子晝自旦至  
夕歲自春徂冬生白嬰至耄未嘗少逸愛之者曰子家衣  
食幸有餘豈且多子外童僕胡自苦若是無逸子曰吾求

逸爾未達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觀  
之天天未嘗一息停也故能成夫物觀之水水未嘗一息  
舍也故能底于海人何獨不然人特懵然於其中而不自  
覺耳盍觀嬰兒乎方見其出胞胎也旣而可襁負也又繼  
而可提步也俄而髻且髻矣突而角且弁矣天所以生生  
長長之者曷嘗息乎彼其身不自覺也終日與之處者不  
之覺也久別而忽相覲者則驚且訝之矣由是而推之若  
動物若植物莫不皆然 是孰使之然哉造物者所以生生  
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大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  
何可自暴自棄而苟安 忘惰以自逸哉彼遊方之外者曰



大塊息我以歿蓋知此矣人苟未至於結纓易簪之際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已以成德業也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吾之所以無逸我者蓋求以息我也無逸而至於息我之境報天地以生成我之恩還天地以生動我之機斯可以長逸矣吾之所謂無逸者蓋如是世豈人人知我哉因以無逸子自號人亦以無逸子稱之太史氏曰或有人傳無逸子言至京師子聞之驚且駭焉曰茲豈今世人哉茲豈今人言哉恨未之能一見也有一儒生謁子于所居詢其姓名乃無逸子子衍也因質其詳生告子以乃父所以謂其無逸者亦皆平

平日用之常無甚過人者蓋自其幼而弱弱而壯而強一艾而耆今且老矣爲子而奉其父母若伯叔父母爲弟若兄而友其弟若兄若羣從兄弟與夫處族姻友朋故舊一皆無悖德無違禮治家殖產樹藝字畜事事皆不廢時亦不違時凡其所行皆與人同但人不能常而無逸子則常常如是耳噫資近乎道而自然存諸心行諸身施諸人者不詭異而有其常此無逸子所以合于聖人中庸之道也歟是以傳之以表見于世

題跋

跋江山雪霽圖

題跋

三



予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朝川圖乃

其宗人崇仁氏所藏者陳太史緝熙目之以江山雪霽圖

接朝川乃唐王維別野圖維所作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

所謂華子岡欽湖竹館柳浪葉黃洲幸夸鳴之類子嘗

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史所謂裴迪賦詩

相酬為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

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

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轟轟山石礮聳車碌碌

山勢盤斜隨澗谷側轍傾轆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

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

分毫皆可辨者要之亦一化名筆決非尋常模倣者所能

為必求其人以貴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

嗚呼天下事豈但畫不可哉豈但畫不可哉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許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

公以清德雅量為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為一代鉅儒其謨

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

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忘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

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過乎人者也今

太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



璟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祝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以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爲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爲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爲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爲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聖明荷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卽古人以爲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體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爲學至於致堂先生輔治至于廣平公則爲人於天地間亦可以無愧矣明仲其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以釁於戎於畋於輓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以甲以冑以履以帶以冒鼓以貫編以箠箭以包于戈以緣席褥以鞞若轡焉其煖而凝之以爲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



則用以弓以觥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穢  
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功於世也  
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獸亦無與之肩者  
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  
之哉好事者繪爲百牛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  
放之處嚙飲蹄觸臥起搔鳴奔鬪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  
可謂曲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爲圖欲世  
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遠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有以知  
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事也抑孰知牛  
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

跋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如此而又系之以詩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橫竹老  
大客京國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若有所觸泛觀  
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旣以駕犁耜又用轉車轂爲我運  
百貨爲我生百穀論功固莫比論苦亦良酷云乎世上  
人甘心肆口腹旣而食其力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  
物物可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觫觫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子友潘君克寬所藏者也君以  
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圖因命工臨之



裴黃爲冊暇日以示子俾識其後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  
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  
上以秦王爲之開府置屬王以海內寢平乃開館以延文  
學之士其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爲文  
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  
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  
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云所謂文學館  
學士者謂其爲文學之士云爾非官稱之以學士爲官稱  
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  
成爲太子固無恙也然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  
府置屬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而  
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叅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論治非  
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  
爲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吳太子立  
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  
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爲國之  
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  
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  
夜聚徒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  
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



其遺像雖人人殊然其環偉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真宗爲王時其門下廝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家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亾一圖雖小所係實天子爲之慨然書以歸之

### 跋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命往兩廣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旣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以識之子謂之曰古入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象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攜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再致故寓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爲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舉目卽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顛卽在其趾有事出境踰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旣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爲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向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



關至今何止數千萬年元人土均章者始為此圖偶以適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聞錢氏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魄之藏皆在茲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養其先世之體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蕃衍而多貴麗厚而長年秀美而有文其冥之中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為斯圖付諸其家世藏之以為符驗若世之置田產者必有貞劑然此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

公以為何如

雜說

木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上也僅數尺苟可以搆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列於肆登於區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遺有弗中焉則揉曲以為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腐破折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與否不暇計也若夫溪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術緘而臭馨香全用之可棟可梁拆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大



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僵立萬山之中地險巖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卒莫自致一一致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又往往有後時之歎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汾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所有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臚仕而著美稱也久矣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年踰強仕而此志竟弗克遂是豈其才力學問之罪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者咸曰時時固然矣然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所以違其時而不偶者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我方漠然於窮荒寂莫之濱固

聞知也及其知而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歎而亦免夫倖進之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且以備用假合以爲資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雍予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申戌五羊林宗敬偕子就禮部試子屢在選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爲景泰元年宗敬復應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爲歸計子適得告與古爾蔣



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  
爲器乎始之欲作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鐵於冶煉灰  
以燬其可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不責其成於工  
師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舟乎  
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闕與夫艗  
維纜篙可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爲全舟乎曰不可也用  
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  
河乎曰不可也艤得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  
軋其可以行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  
也得其地其行也無所擬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不

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爲學何以異諸此乎方其在學  
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今之變印正之以  
明師積累之以歲月其製作也惟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  
強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旣  
由其道其用也又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  
也則有利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風一日千里  
真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行者  
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學之尤也雖  
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吾材之不良制之不  
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艤之非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



其能行乎哉舟譬則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愴惶而歸無全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乎哉嗟人患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也患無學也時之不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大河之中鼓枻而歌振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意矣土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然此就一舟而言

非所以論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虞古者自鄞越來者有之曰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焉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其發也未必同一日其爲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

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少或寡而物之值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先至者焉有一路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卽阻而後無不如意者也有或行或阻有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後達此者也或有發



之日同其至也。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久。或至於暮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舟而又得操之之要。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而已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非非所以施之於海也。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虹。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丈旗。中可以容萬斛粟。其爲器也大。其爲用也廣。如欲作之也。非得夔林人。盈之材。參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於江湖之間。則非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後從容乎渤海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真不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之學也。誠以聖人之道爲準的。其功不徂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而不



夫何足以介吾意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  
尺度然累試輒弗偶焉子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  
其心故說舟以贈用以慰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 卞和三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歛而藏之  
以待識者或自斷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再以取辱哉使  
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軀矣以其外燧其內知  
者固若是耶子曰噫是吾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  
謂知者知之弗去是也使知之矣而去之是未足言知矣  
必知之真守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真知石之爲玉故

卞獻再刑而不悔使其知不真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方  
將疾走之不暇况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之真守之  
固故是玉也不終爲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  
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爲受命之璽使和也  
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  
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  
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况吾身乎  
字說

###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道至微



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哉是故擎拳曲跪皆足以朝必爲琚瑀珩璜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必爲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泣皆足以喪必爲衰麻祖免之節豈固爲是縟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旣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筠鳳所時猶童艸也已若老成人予心奇之歲庚午閱鄉書見宗敬名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嶄然出頭角容止端飾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

爲之悚息者移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名直乎內者如其字如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旃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羞之羞

李時芳孟春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爲理者其名曰義類萬有不同



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爲己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爲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爲己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家子曰時芳旣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孫宗敬徵子爲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老亦循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生其事業皆基于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拆以華以舒以天以包以碩以孳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

秋而成也冬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木於春哉人之有生何獨不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強五十曰艾六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穉之時蓋學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明飾其躬以禮節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勉循循以爲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思義及時奮發



俛焉日有孳孳此行則弗止也則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請謹以學之一言爲時芳勉勉之勉之非但以無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竇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厥父若質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祇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握璧如握徑寸之珠藉承蓋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既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磋之磨礱

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緻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瑟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價今年春爲有司勸駕進之於天子之庭羣試于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離之中以大成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子鄉先達也求爲中其名與字之義以爲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非世所謂剗瑳也魯寶也昌城之葉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



真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者  
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天而具於  
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外潤國有之則朝  
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  
藏之方寸之間列於几席之下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  
格無遠弗妥無幽弗屈無溪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  
珍之稱國珍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反求諸身心  
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爲天下國家之所貴重也哉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第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

時文亦應貢來京師儉謂徽曰其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  
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爲終身佩  
服敢煩吾子達之微以爲言子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  
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  
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爲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  
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而自放之謂雖以孔  
子之聖亦必有是儉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於已  
而光輝著乎外焉况衆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  
哉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衆人無聖人之有其於  
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禾圖噫儉之



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  
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爲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  
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字凡事以謹慎爲心如傳所謂  
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因其名與  
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  
慎儉德以懷永圖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  
之慎之念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慎厥身脩思永  
如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賢進  
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而乃自暴自  
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是乎爲韓儉字說

蔣冕敬之字辭有序

清湘蔣冕子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領廣右  
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故人子來見未  
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求從子學爲古文辭又  
明年昇爲之加布於其首旅邸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然  
名必有字字必有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子求字乃命之  
曰敬之又爲之補其祝辭於乎子老矣而冕年方艾子不  
日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冕乎聞  
人呼汝之字恒如聞子之聲出於心而宣於口誦乎此辭  
恒如子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之前也聖賢事業基於



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進進不已也哉辭曰  
人之有身首爲之元身之有章冠爲其尊戴冠在首法天  
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經前後有旒文而得中  
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  
外形儼重而畏一弗敬焉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  
父命斯在烏乎弗思旣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  
爲則首容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  
以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斯言  
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馮顥子充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子  
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師講易  
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名而未字盍字之子字  
曰子充復請申其義按字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  
彩氣而言顥則似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  
者也人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  
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則上下四方  
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謂充者夫豈  
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  
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



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於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哉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爲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人道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旣受其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丘文莊公集卷之八

宗孫鎮魁典籍

賈 棠青南

吳位和

吳必祿

何士瓚

焦映漢雲濤選定

吳纘姬

符 詩

馮廷瑛重編

王 贊獻甫

伍衡文

鄭應瑞

詹登翰

雜著

貪泉對

景泰辛未予歸白金臺舟次羊城之石門舟人曰嘻此貪泉也慎勿汲之予聞之舍舟觀焉歎曰古人云飲此水者一飲則懷千金又云飲之者見金寶之多思以兩手攫而懷之信有之乎予試飲焉以驗其如何旣而自念曰濟水



可以墜瘵菊泉可以延壽遼之侵澗能使人多髮晉之磬  
不泉可以愈疽泉以貪名理或然也設入肺腑而易吾儻  
焉豈不爲終身之累乎遂中輟而不飲歸而臥諸船窻之  
下恍惚之間若有聞者曰僕石門之紳也受污辱之名數  
千百年於茲矣未有爲表白者幸子之來爲我一洗之而  
子之所見無異庸衆人子將何望焉請爲言之若謂泉之  
果能貪人也吏於茲土之多孰若居民乎民之飲茲水者  
日以百計歲以萬計自有此泉以來民飲茲者豈可數計  
哉吏之吏茲土者不及民百之一而又不皆由茲道而行  
而道此者或數日一人或閱月一人或數月一人總其歲  
之久不過數十人而已然其過也或憩焉或不憩焉其憩  
也或飲焉或不飲焉然所謂貪者恒見於吏而民不與豈  
不識不知者其心能常而讀書明理者其心易變也抑豈  
常飲者習而不覺而暫飲者卽動其心耶不然則泉之貪  
人亦有所擇耶皆不通之論也僕聞古之貪者有藏金以  
塢者夜算牙籌者胡椒五百斛者黃金至五棗馳者豈皆  
官嶺南而飲此泉耶不然何貪也嗚呼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不誣之以貪而獨我誣不亦冤哉彼其以廉以清名者  
一又何幸歟今夫官吏之所宅者會府也郡邑也城市鎮  
坊也而吾僻在郊關之外且一舍許特過道焉耳過者孰



若居者之多且久乎大凡官署必有井也日日以汲焉飯  
水浙也酒水釀也湯水熱也手水盥也面水頰也口水漱  
也髮水沐也無一日無焉者也彼之用久且數也如是顧  
不能使之貪一歎吾者卽欲手攫珠璣心懷千金何神且  
遠哉豈彼冥頑不靈而吾獨靈歟噫有其實者無其名而  
名乃加於非其實者何居必欲名實相符必有歸矣僕聞  
之羊城之中越臺之下有九孔泉焉色清而味冽最宜於  
茶汲者日以千數請以是名加焉庶乎稱其情也竊聞吾  
子以文翰稱毋惜一開口之勞以辯我千載之誣豈不有  
補於名教也乎予唯唯而覺起而錄之嗟乎貪者人心陷

溺然也果何預於泉哉不此之咎而彼咎焉宜其忿忿不  
服也有人於此穿窬而盜也爲吏所獲將真於法則方自  
解曰非其敢爲盜也吾之井泉使然也則爲廷尉者將信  
之乎其不信也決矣由是觀之則泉不能貪人也審矣大  
抵嶺南之地多南金珠璣玳瑁犀象海貝異香奇物皆他  
方所無者見者鮮不爲之動心焉且又去中國特遠吏之  
賦否鮮或上聞而其民素柔懷甘受害而不辭故吏得以  
恣其溪壑之欲貪風恣行上下交利漸染成俗一或吃中  
流之砥柱則怨讟叢之矣是以士之素負名節守廉恥者  
未入其境固嘗非其人一躡梅關泛瀆溪則其心與昔所



非者合爲一矣人見其然因以水目之是豈水之罪哉嗟夫使人皆吳隱之也雖日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廉使人非吳隱之也雖不飲石門之水不害其爲貪貪與廉在乎人心不在於水也雖然是泉也不幸爲貪人所飲亦猶冉溪因柳子而愚也雖名之以貪也亦宜

書貪泉對後

嗚呼貪人真可畏哉飲於泉而泉汚世因以惡名加之則夫官同僚任同事居同室者豈不爲所汚哉然人知以惡名加諸彼而反遺乎此何哉

鏡喻送李景脩

景脩爲令于江山將行過子願豐軒告別坐定起而言曰某奔走仕途逾十年幸得一官惕然反思所以免罪累而未能締交子最久宜相厚何以教我時子座隅適有鏡懸焉乃指而告之曰若之處世能如是物則可以善勝而不傷矣景脩曰何謂也予曰是物也明而不用其明非不用也不自用也應物而生其形隨形而與之影物來不迎也而亦未嘗拒也物去不將也而亦未嘗留也妍者應之以妍媸者應之以媸其妍其媸其固有也吾隨而妍媸之非有心於妍媸之也直者應之以直曲者應之以曲其直其曲其本然也吾隨而曲直之非有心于曲直之也本媸也



而欲吾應之以妍不可得也本曲也而欲吾應之以直不可得也始以媿來繼而易之以妍吾亦遂其妍不咎其往也始以曲來繼而代之以直吾亦遂其直不泥其迹也以至於大小長短方圓肥瘠深淺莫不皆然各形其形而所以形形者未嘗無定形各色其色而所以色色者未嘗無正色面焉斯照背焉吾弗知也近焉斯照遠焉吾弗知也不察察以爲明不規規以求照未至則弗逆既至則斯應既應則不藏如是則於物也無忤而在我者無傷而鏡之妙用止於此矣雖然用之之妙由其體之之全體之所以全固本乎鼓鑄之功而用之所以妙則在乎磨拭之勤使

在我者無其體固無以應物矣有其體矣而所以拂拭磨之功須臾有間吾見其垢翳昏蝕則雖泰山頽乎其前而不之見矣况秋毫之末哉此古人大學之教所以必先乎明其明德也歎景脩再拜曰敬受教子已未也是鏡也所以置之者在陆危之地所以懸之者無堅韌之物其能久照乎曰不能也子亦曰不能也夫君子之處世固不可以有其心亦不可以無其心虛者其應物之要乎敬者其守身之本乎持是二者大而天下遠而異域無所如而不可矣一邑令云乎哉子其勉之

考隸送張正夫



字有五體曰篆曰八分曰隸曰行曰草古所謂八分卽今之隸古之隸卽今之所謂楷世俗傳舛襲偽往往反稱之其來久矣字學之興自蒼頡始三代以前率用古文至周宣王始有大篆秦始皇爲小篆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始令隸人佐書謂之隸字漢初王次仲又爲八分其法在篆隸間自秦漢以後唐宋以前凡典籍所載文章所紀皆謂楷爲隸未嘗易也至宋歐陽子集古錄凡漢刻皆自爲隸世人見漢隸稍異於碑王遂謂八分爲隸相承至今世之通儒學士因之有不暇考者多矣間爲士大夫言之或爲所嗤因考秦漢以來儒先之言次第如左以證之按

漢崔瑗草書體曰爰暨水葉典籍彌繁惟作隸管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尤簡略成公緩隸體曰蟲篆旣繁草書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庾肩吾曰隸今之正書也強懷瓘亦曰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眞書者亦典籍字有五體有古文大小篆八分隸書而不及楷任分言五體有篆八分眞行草而不及隸郭忠恕亦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往而草書聖其言八分與隸先後雖異然亦只言隸而遺楷焉由是以觀則隸爲楷書而八分爲隸無疑矣延平張端正夫甫畱心古學者也今年以薦來自八閩過予因論字學偶及於斯



正夫曰曩某道盱江拜程奉常先生南雲其言亦若吾子也忻然領會予喜其真用心於古而有得焉非徒然者也於其行作考隸一篇以送之

賦

石鍾山賦 有序

石鍾山在湖口縣東坡居士遊山記千古無改評矣曩予嘗遊其地誦其詞而又竊有所見焉夏官郎中王君尚忠縣人也近出示其圖予賦盱江何秋官廷秀旣爲君賦之矣大率本坡意而廣之意盡而語工予無容其喙乃卽所見爲後石鍾山賦云

巍乎高哉茲山之天造地設也扼彭蠡之口拉岷江之脇鼓天聲而震動橫地軸以鎮壓豈非東南之巨障湖江之奇絕處乎爾其氣勢巖崿岡巒嶂嶻駉駉之幾里崇岫疊之萬壘危臨溪而欲墮直倚空而如截下瞰馮夸之府上峙瞿曇之宮洞空明兮穴竅蒼翠兮杉松予嘗艤舟其下履險陟崇爰窮幽而探微盡詭狀兮奇蹤望天塹之渺茫極岳嗣之穹窿適晴空之過雨晃晨曦之昭融雲澄澄其歸岫波沄沄其成濑竊竊聞息一碧連空於斯之時但見石之爲石千態萬狀怪舛而空中而竟莫得聞噌吰之無射竅坎鏗磬之歌鐘也子乃悠然以思悚然以興揆



厥山之所元兮始於鄒註之解茶經繼以少室山人之博  
兮終以東坡若仙之精曰古人之名山兮多惟其形夫何  
獨茲一拳兮乃不以形而以聲矧石之在水兮不能自鳴  
必風濤之搏激兮然後湧導而旬碎風或有時而息波亦  
有時而平名山者顧舍其天然常有之巍巍而下取夫適  
然作輟之涇涇吾悉君子之正物名以明民不如是之泮  
緩不情也於是呼兒挹酒注之巨觥醴江流醉巨靈起而  
問諸以訂茲山之所以名

別知己賦 有序

尚書戶部主事袁君秉中出知梧州府事命下同朝

大夫士咸以君爲不當去駭愕歎惜者累日甚至齋咨  
涕洟如失左右手然予之於君情好深至尤非泛泛者  
比故於君之去也其戀戀之情視諸公有加焉朋友五  
倫之一孔子答魯君問政於四者之倫直舉其目獨於  
朋友以交言之交之爲言道相合之謂也道不相合則  
情不相孚故其來也適然其去也漠然其去其來皆不  
足以動吾之欣戚也吁其來也忻忻其去也戚戚非平  
日首合而情孚者其能然乎予與君皆出自嶺南均以  
禮學起家同試南宮游太學而又聯官朝若非但道合  
情孚也其出處大略又相似焉今君一旦舍予以去南



北相望天各一方出入無期會聚不常歲月幾何老將  
至矣在他人尚齋衣淡澁之不已况知己之深至者乎  
不揆菲陋竊效昌黎韓子之意作別知己賦寫子情以  
送君政事之餘試一誦焉庶幾千里如對面也君其念  
之哉君其念之哉

余生五嶺之南兮嗟側陋而寡儔驅余車以北征兮行取  
友於中州匪其人之弗交兮惟直諫多聞之是求紛總總  
其衆多兮咸言立而德脩亦有良朋兮如弟如昆薄金石  
之匪固兮謂蘭芷之弗芬夕連牀以共話兮朝竝子馬以  
周旋足縮縮以相躡兮袂翩翩以相聯所與者非海內之

名賢兮則天下之善士情亦或吾之同兮道亦不吾之異  
惟夫君之知己兮乃千百之一二皇天賦之以昭質兮蹇  
好脩而練要扈蕙蒞與菌桂兮芳菲菲其遠到青天白日  
粲其光兮孰不仰其清明麒麟鳳凰之昭于世兮人皆知  
其爲瑞禎信一世之偉才兮匪直海內之英嗟子亦越之  
產兮追逸足以超騰心不約而自契兮德相麗以有成期  
追逐於前脩兮洗山川之穢腥恥齷齪隨人後兮相後先  
以同升亦旣聯袂於金門兮日終遂此情愫也夫何一麾  
而出守兮羗別子以去也攝提貞于孟陬兮載雙旌以揚  
揚指斗牛之故墟兮驅五馬以周行蒼梧邈其何所兮歷



雲山之蒼茫盼京國之日遠兮喜咫尺乎故鄉悲予心之  
戀戀兮亮君心之亦然怵鬱悵之無解兮悵臨岐以永歎  
幸歲月之未晏兮尚矢言以慎旃慕淵路之贈處兮馨中  
情以申言諱曰始與終兮志不可渝內與外兮道本不殊  
惟恐與孝兮臣子之楷模白首相期兮毋中道而舍諸

懷鄉賦

有序

每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此唐人詩也嗚呼爲此詩者  
其能深體人情者哉某去家今十有六年矣鄉土之思  
無日而不展轉于懷徒以國家之制地封之典必限以  
歷官之歲月以故情事尚未申也去年冬友人劉君尚

德應進士舉來京師久別而晤不勝空谷足音之喜人  
歲試禮闈不合而去某於尚德鄉曲交游中最厚者也  
因其別而動乎情方寸惻然有不能自己者因述中心  
所懷者以爲賦一以寫吾鄉土之思一以慰吾母兄之  
望一以志吾朋友之別云

懷吾鄉兮何所渺雲山兮萬里界鯨波之浩漫兮途有梗  
之未通曰吾心之切切兮無日而不南征晝神想以遐鶩  
兮宵夢寐而靡寧母氏垂白之待養兮伯兮獨立以煢煢  
雖顯揚之足慕兮恒喜懼以交弁桑梓蔚其深茂兮昔可  
把而今拱者舊日以凋謝兮哀纍纍其多壠朝吾登乎金



門兮夕偃蹇乎玉堂置身非不高兮信美非吾之鄉入結  
羣仙之綬兮出聯七貴之鑣游從非不多兮匪吾髫齒之  
交退默默以獨處兮念平生之往事宛山川與閭巷兮默  
其可指以示恨無縮地之術兮孰插予以雙翅馳寸心於  
萬里兮幾將歸兮猶未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以窮達而  
異彼志得而情遷兮乃獨非人之類年洋洋其日往兮百  
歲幾何較富貴之與名節兮所得孰多苟情義之不申兮  
焉用其他幸吾子之茲來兮若聞足音於空谷申申告吾  
以鄉曲之故兮語再三而不以為瘡或為之忻忻兮或為  
之戚戚或可愕而可駭兮或可矜而可惜或慙而為之耻

愧兮或傷而為之怵惕嗚然而興兮俄然而衰奄然其去  
兮儻然其來歷寒暑十有六變兮恍如一瞬天人倚伏有  
必然之理兮孰云邈而難信每促膝以劇談兮輒歎息而  
不休情悁悁而不自已兮涕或浪浪以橫流方資其朝夕  
以箴規兮胡數奇而弗售彼惟索驥以其圖兮曾莫知神  
駿之求君子出處惟其時兮樂天知命夫奚尤又將別子  
以去兮仍海上之仙丘闡天人之妙理兮傳嗣子以箕裘  
翩翩然以遐征兮嗟欲挽而莫留矢吾辭以志別兮因以  
寫吾之心行何以處我兮毋金玉乎爾音自薊北而越南  
兮閱半載之光陰既浴復遡止且行兮杳不知山高而海



溪抵瓊臺而見鄉人兮道子心之永懷慰吾親倚閭之思  
今日不久請告而歸來

南溟奇句賦 有序

伏讀太祖高皇帝御製文集其勞海南衛指揮敕有曰  
南溟之浩瀚中有奇句數千里地居炎方多熱少寒是  
時瓊郡入職方僅再葺其地在炎天漲海之外荒僻鄙  
陋而我聖祖卽視之以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豈無  
意哉謹按文集若干卷其中勞天下軍衛詔敕何啻百  
數大率敘其邊徼險遠將領勤勞征戍艱苦而已未始  
有褒美其疆域若此者噫聖人之心與天通物之美惡  
必豫有以知其後之所必然於千百載之前則夫吾郡  
之在今日民物繁庶風俗淳美賢才彙興無以異乎神  
州赤縣之間且復俊邁奇詭迥異常儔有由然哉濟世  
家于海南北學于中國偶有所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

賦曰

爰有奇甸在南溟中邈輿圖之垂盡綿地脈以潛通山別  
起而爲崑崙水畢歸以爲溟渤氣以直達而專勢以不分  
而足萬山綿延茲其獨也百川瀾茫茲其谷也豈非員嶠  
瀛洲之別區神州赤縣之在異域者邪有一奇士全鍾其  
氣北學於中國頡頏乎天下之士於是叫閭闔呈琅玕翽



翔乎玉堂徘徊乎道山肆言六合之外馳騁百氏之間自  
詫所生之奇勝敢爲高論恣爲大言翰林主人聞之駭而  
訝焉曰吁子來前子生寰區之外漲海之邊學何所受道  
何所傳何所從而至此何所見而云然試爲我一言之  
吾將卽子之所云云者以紀載於簡編士曰唯唯乃作而  
言曰自夫天一生水融而爲川地十成土結而爲山川若  
天地之血脉山者天地之肌骨血脉流行於肌骨之中澹  
于中而外出出乎外而環其中是爲一大堪輿也具元氣  
之渾淪容日月之出沒然而大堪輿之外突起於浩溔之  
中而爲小堪輿者又不知其凡幾窟穴也是故其大而顯

者爲帝王之宇其小而幽者爲神仙之丘帝王之宇是爲  
神州赤縣神仙之丘是爲員嶠瀛洲一則非骨蛻羽化莫  
能到而非常理一則雖聲明文物之所萃而非真游惟走  
所居之地介乎仙凡之間類乎島夸而不存有如仙境而  
匪仙以衣冠禮樂之俗居閩風玄圃之暎勢盡而氣脈不  
斷域小而結局斯全九州一大宇茲爲其輿四海一通川  
茲爲其竅上至北極僅卅九度於天爲近遠至神京幾一  
萬里於地爲大茫茫且浸兮與天爲界漠漠平川兮壯地  
之介豈非天造地設藏此奇勝於遼絕之域用以見天聽  
之孔卑表王化之無外耶其爲甸也可謂奇矣然奇而不



怪焉翰林主人曰子之言辯矣豈其然歟載考諸古茲地  
禹貢之所不載職方之所不書郡縣始漢武之世分野僅  
星紀之餘在漢七世固嘗棄之蓋不以之爲有無也且甸  
者王畿之名非所以爲遐外之域奇者殊常之稱不可以  
加寂寞之墟子之言何所據而云乎士曰茲豈走之言哉  
於是乎惕然興悚然懼舉手加額北望向天百拜稽首而  
颺言曰此我太祖聖神文武統天大孝高皇帝金口之所  
宣也大哉皇言乎自吾茲地而得茲言地益增而高物若  
加而妍山林草木濯濯然如在昆吾御宿之近封疆畛域  
整整然加與侯服邦畿以相連嗟夫地以人勝從昔則然

蘭渚以羲之而著天台以孫綽而傳夫以殘山剩水之勝  
一經騷人墨客之所賞詠尚揚芳於四外流美於當年矧  
茲奇甸環海以爲疆者餘二千里縱步以行兮地雖甚遐  
仰首而觀兮天則伊邇一經大聖人之所品題山勢駸駸  
而內向波光躍躍而立起物則且然人可知已然則走所  
言者豈無所以雅主人乃仰然而思俯然而歎曰良有以  
也願聞其所以士曰走也少而游庠序壯而走四方雖生  
於是甸之中而甸之所以爲奇也容有所不能詳蓋嘗歷  
考夫禹益之紀細想想夫章亥之所步古往今來之宙上  
不四方之宇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昴畢天有四







受敵無固可負歲三穫以常穰有積可仰通衢絕乞丐之  
夫幽谷多耆老之文古無戰場賦語信乎有徵地爲頗善  
符言斷乎非妄民生存古朴之風物產有瑰奇之狀其植  
物則郁乎其文采馥乎其芬馨陸摘水挂異類殊名其動  
天下之所常有者茲無不有而又有其所素無者於茲生  
焉歲有八蠶之繭田有數種之禾山富薯芋水廣鱸羸所  
生之品非一可食之物孔多兼中外之所產備南北之所  
有木乃生水樹或出耐麵包於椰豆筴于柳竹或肖人之  
面果或像人之手蟹出波兮凝石鱸橫港兮堆阜小鳳集  
而色五竝鬢遊而數偶脩蝦而龍鬚文魚而鸚喙鱗登陸  
兮或變火鳩樹垂根兮乃攢金狗毚綠樹杪而飛馬乘果  
下而走魚之皮可以容刀蚌之殼用以盛酒波底之砂行  
如郭索海濊之貝大如玉斗花梨靡刻而文烏櫛不涅而  
黝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椰三合而四德可取木之精液燕  
之可通神明鳥之毳毛製之可飾容首有自然之器具有  
粲然之文繡天下皆有於菟茲獨無之豈天欲居民之蕃  
息於此常夜戶不閉而無觸藩之虞乎江南皆無蚶蚶茲  
獨有之豈天欲寓公之久居於此使照壁見喜而無北風  
之思乎噫斯地也近隔雷廉僅一水耳而物之生也乃爾



不同遠去齊晉殆萬里兮而氣之通也胡爲無異若是者  
雖云生物之偶然安知造物者之無深意也然則茲甸之  
所以爲甸而奇之所以奇者庸有在於是主人曰然此物  
之奇爾如人何無乃奇之爲奇獨鍾于物而遺于人耶士  
曰不然天地盛大流行之氣始於北而行於南始也黃帝  
北都涿鹿中而堯舜漸南而都于河東其後成周之盛乃  
自豐鎬又南而宅于洛中蓋自北而漸南非獨天地之氣  
爲然而帝王之治亦循是以爲始終蓋水生天一而坎位  
於北而艮之爲山又介乎東北之間自北而東折歸于南  
其氣之所以融結而流行者非卜乎一水一山之餘而

爲嶺水之委而爲海而是甸居乎嶺海之外收其散而一  
之透其餘而出之所以通其鬱而結其解其域最遠其勢  
最下其脉最細是以開闢以來天地盛大流行之氣獨後  
其至至遲而發也遲固其理也亦其勢焉是以三代以前  
茲地在荒服之外而爲駱越之域至于有漢之五葉始偕  
七郡而入于中國南蠻之習未易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  
也持章甫而適之尚懵而未之識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  
衣冠之族或宦或商或遷或戍紛紛日來聚廬託處薰染  
過化歲異而月或不同世變風移久假而客反爲主廟橫  
悍以仁柔易介鱗而布縷今則禮義之俗日新矣絃誦之



聲相聞矣衣冠禮樂彬彬然盛矣北仕于中國而與四方  
髦士相後先矣策名天府列迹縉紳其表表者蓋已冠冕  
佩玉立于天子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而堯舜其君民矣  
孰云所謂奇者顧在物而不在人哉主人乃離席而立拱  
手而言曰神矣哉聖神之見乎其所謂奇者蓋至是乎驗  
矣士曰不然何地不生才而才生不擇地人才之生何地  
無之奇哉奇哉豈止是哉當我聖祖肇基之初輿圖際天  
地兵衛極邊鄙絲綸之音雲漢之章無日而不下無處而  
不至然而奇句之言乃獨以專美乎茲地非句而謂之句  
未奇而豫期以奇豈無意哉蓋帝王之言代乎上帝

聖人之心通乎天地故能握乾符而妙奪神功闡坤珍而  
幹旋厚勢遠移而近書軌合以皆同質變以文聲教暨而  
靡異咫尺之間振舉乎萬里斯須之頃流通乎百世化庸  
腐以爲神奇亦雜駁以爲精粹遐兮如邇未焉如既凡其所  
期兮罔或不遂引而弗替兮終古而常常如是是則斯地  
之所以爲句而句之所以爲奇雖造設於天地然所以表  
而章之昭示於萬世者實本乎奉天啓運宰制山河之  
聖帝翰林主人聆茲言也輟然以哈憮然以喟曰秘矣哉  
天之藏此地也遠矣哉聖人之期此地也自夫天開地闢  
以至今日不知凡幾運幾世矣自夫開疆辟土以建此區



不知凡幾主幾帝矣然而多視之以窮荒或遂至於遐棄孰謂其今日有是哉不假詞臣之代言不出輔臣之建議一旦無上事發淵衷運 睿思形之於言以爲絲綸之製夫豈無所爲哉 皇之言天之意也士言及此亦奇士哉於是三復士言而繼之以歌曰 明明我聖祖兮載闢地而開天惟上帝眷頌兮付以其所覆之全仁周八表兮頌獨憐憐於窮海之一垓奇哉斯甸兮何幸得 聖人品題之言千秋萬祀兮長炳炳琅琅乎天地之間

頌

瑞菊頌 有序

子友何東樊景瞻以禮科都給事中山佐汴藩是歲秋九月菊呈祥於其公宇之庭一蒂三華一時寮案咸詠歌之傳至京師予聞瑞不虛生其生也必有所爲况菊之爲物芳香清冽稟天地之正氣純粹不雜得天地之正色高潔閒雅全天地之正性有幽人逸士之操有忠臣貞士之節蓋非他草木所可比者予嘗評菊之品當在橘上而靈均之於橘乃特爲之頌至謂其可以參天地而儼之於伯夸而於菊特取其落英之可餐而已而



又雜之杜蘅中椒蕙蔭之間每爲菊怏怏不平恒有意  
欲頌之庶其儷於橘而未果適聞景瞻瑞菊之事而有  
感焉夫菊固可頌矧此又非常之菊也哉則美其德而  
告其功也固宜

爰有嘉植號日精兮受命獨正天之經兮非黃白不御地  
之恒兮特立不遷人之貞兮有尹之任夸之清兮和如展  
禽介則魯兩生兮三才之會衆德之凝兮物皆春苗乃獨  
秋榮兮雨露不能發霜雪不能零兮凡厥有生一華一莖  
今胡獨此本參秀竝馨兮一星在天下炳其明兮人之三  
壽于此作朋兮孰曰無知殆亦有靈兮不于其他而生此

藩服之庭兮豈天之意  
以呈兮晚節之符壽之徵兮  
頌以美之以繼楚聲兮

贊

瓊州郡侯徐公書儀贊

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濬嘗三復斯言而繼之以流  
涕焉方濬少時吾州之民質朴而謹愿有老歿不識城  
邑者雖貧下戶亦有所蓋藏是時之爲守者率多循良  
豈弟之君子予所聞者西昌王公所見者義興徐公二  
公者以寬仁之德涖古朴之民如洪荒之世而治之以  
大庭赫胥氏也噫民生斯時一何幸哉二公之後吏于



茲者輒遠視其地而愚視其民而民不勝其害以貧而俗亦日趨於薄矣嗚呼安得爲吾人之父母者恒如二公哉二公不可見已見公之子若孫則如見公焉王公之子有抑菴尚書徐公之孫則時用官僚循良之報天之於二公可謂厚矣彼以誅求爲事者吾知天必不輕恕之時用出其祖畫像見示濬童稚時曾隨先大父思貽翁拜公於座下今餘四十年矣猶能彷彿其形似之一二今幸與時用交好拜瞻遺像不勝愴然故追而爲之贊

此公何人曰古君子天德好生而公是體視愚以智處遠如邇公何能茲德備諸已溫溫其恭外見者爾中之攸藏不可涯矣公形雖化心則不灰所不灰故在人口耳公不人責天乃厚畀畀之伊何有賢孫子彼誅求者今安在已我拜公像悲極而喜曷臨以歸祠于故里

邢克寬畫像贊

五嶺之南大海之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俟其有爲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肆不徇時之好必行已之志匪但秀出於嶺海之間殆所謂天下之士



彭學士書像贊

大彭之裔昔有龜年其德不爽克象其賢安成之彥昔有雲龍斯文在茲綽有古風我觀古人今世則有杜其德機神巫見走志之所至如水必東氣之所嘘如冰斯融功名固有文章餘事望而畏之孰窺其際

許道中四像贊

世有大老居東海濱出而應世千億化身身且千億像何止四莫測其真姑貌其似九門洞開咫尺天顏於斯之時朝衣梁冠有事泰壇邦禮是執於斯之時玄端素鞞或具袍笏直承明廬或常衣巾紬金匱書服稱其容容稱其德不肆不拘各有其色外四其像中一其心我思古人默默惜惜惜希聲默默至道曾有君子天遺一老

李立之先生畫像贊

於戲此吾立之先生之畫像也肖邪否邪贗邪真邪方其少也渾乎在璞之玉具珪璋珊瑚璣之質而未漓其淳也迨其壯也芒乎出冶之金礪豪曹巨闕之用而不露其神也今則老將至矣懸秋空之霽月闔西郊之密雲屹乎泰山雖未嘗見其運用也然觸起於石者有霈然之澤浩乎長江雖莫能判其過續也然渙散於風者有自然之文是其少而壯壯而老也蓋三變焉而區區之畫工乃以其一時



之見而欲形容其百年之身又烏足以形吾立之先生之  
爲人

張汝弼畫像贊

視雖短而見則長容若惰而氣則揚藏精神於內而外不  
露斂華彩於外而內斯光海內詩名世共稱乎短李吳中  
草聖今再見於顛張混俗而居初不通而不介師心自用  
亦非狷而非狂斯人也豈詩所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者  
乎

李時習畫像贊

謂爲越產歟則長身脩髯酷似乎河朔之士謂非越產歟  
則鍾英挺秀實生乎嶺海之間有鄭虔之文章而不隨官  
以冷有孟郊之才思而不爲詩而寒志剛而勁行介而端  
屹乎若山而無崖與谷沛乎若河而不波以湍之人也宜  
致身於鳳閣盍筮羽於鸞班吾知其鵠起有日而不終老  
於校官

蕭士高畫像贊

求先生以名不若求以貌求先生以貌不若求以道鑒其  
貌而后知其名之稱情審其道而后知其形之克肖是蓋  
具天地之委形而不伐其和闡聖賢之門牆而期臻其奧  
者也



兄伯清先生贊

儼乎吾兄之容也直乎吾兄之躬也炯乎吾兄之瞳也坦乎吾兄之曾也然皆貌吾兄之外而不能心吾兄之中吾兄之中其事親也孝其事君也忠其愛弟也友其處已也恭雖吾兄不知其所以然而况區區之畫工

大司馬王公像贊

世之偉人國之重臣如虎豹在山如山川出雲如金之百鍊如弩之千鈞在漢爲汲長孺在宋爲包希仁居廊廟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劉紹和祭酒先生畫像贊

此予友劉紹和先生六十歲像也孤聳之峰亭亭晚翠之松鬱鬱景變情遷而閱於日者孔多憂深思遠而見於容者可掬浸光精而潤之歛鋒鋞而不出向之雄辯者發而爲咨嗟向之深憤者形而爲哀恤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爲物屈而爲理屈將無同于蘧伯玉之化殆有契於蒙莊氏之佚回視昔日容臺禮樂之司史館春秋之筆與夫今日太學之尊嚴異日廊廟之密勿嗚呼若是者皆先生身外之長物也耶

謝大節尚書像贊

坦然其平無崎嶇也朗然其白隱幽陰也聽其言而信其



行觀其容而見其心其爲器也肉好之璧其應用也從革  
之金鑿鑿乎濟時之具泐泐乎鳴世之音文不離乎質古  
則宜於今故魁多士而震平地之雷位六卿而兩旱歲之  
霖其燕居則神閑而氣定其立朝則思遠而憂深噫斯人  
也斯世不可得而見已求之秦漢之上惠焉鄭國之僑和  
焉魯國之禽

梅峰先生贊

梅爲百花之魁人爲萬物之靈若人與梅妙合而凝不色  
而白不氣而馨節不雪而後見影不冰而自清觀厥貌肖  
厥號審其名稱其情人皆曰先生有取於梅余獨曰梅有  
似乎先生

某處士贊

其容偉然其髯脩然置之丹崖碧水之間人望之以爲遺  
世之仙坐之華堂廣廈之上人擬之以爲輔世之賢心安  
而體舒氣完而神全隨所游衍之地樂其情性之天我欲  
狀之莫知所言風月雙清度微雲於河漢水天一色漾寒  
藻於漪漣

甘汝霖行樂像贊

斯人何人獨樂其樂某水某丘一琴一鶴挺乎鄧林之材  
渾乎荆山之璞彼哉畫工曷不圖其形於巖廊顧乃置其



身於巖壑

韓敬夫遺像贊

嗚呼此予友韓敬夫之真也其人不可見而其貌空存貌雖得其彷彿而言則不可得而再聞想夫抵掌笑談之頃蹙額憂思之辰執而不泥朴而有文爲人則直爲吏則循不子子以立義不煦煦以爲仁其平生之志嚶嚶然曰古之人曰古之人今則親爲古之人矣真作古之人矣噫

自贊 四首

天賦汝以性而汝不能盡地全汝以形而汝不能踐謂汝全無用邪則似乎亦有所爲謂汝子無知邪則似乎或有所見噫我則汝也尚不知汝之有無人非我也又安能測我之淺深邪

生遐僻之鄉學何以能博無指授之師道何以能覺蓋適有所見而求之以類偶有所得而守之以確所見雖不多而有真中之益所得雖未深而有淺中之樂限於地善固未能以盡行畏乎天惡決不敢以少作由百世之下雖末由歸古聖賢之途論一世之人亦或可側今士夫之末謂其爲我邪而我又在此謂其非我邪則又酷我類蓋人承父母之遺體爲天地之委蛇有形而動不可久恃顧乃丹青是資紈素是寄雖曰不是而實則相似雖若相似而



實又不是噫此影也而非形形也而非氣不出於自然而  
出於有意徒得其形之彷彿而不得其心之真至雖然氣  
體之真有時而歸之造物畫圖之假幸可存於人世後之  
人有見之者尚曰此瓊山之丘仲深氏  
汝生無載籍之鄉何以能博汝學無師友之資何以能覺  
蓋黯黯中忽有一點之明紛紛如幸解四肢之縛偶然由  
徑以達康莊庶幾出塵而升寥廓噫奮自嶺海登乎館閣  
雖不能爲一世之人龍敢自咤爲一方之雞鶴方之於人  
固不能如求之於已亦足以自樂也已矣

程尚書像贊

偉哉此公萬夫之特神鑿而幾風勁而力淬礪百鍊之金  
屹立萬仞之壁不翕翕以求苟同不煦煦以爲德色施於  
事不違其心居其官必任其責是以謀謨於內者王諒其  
忠經營于外者民被其澤未滿七旬之年暫爲六月之息  
人方望其再興天顧奪之何亟嗚呼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景瞻令儀爲世道惜

西昌楊君像贊

生廬陵忠節之邦爲關西清白之胄源源世澤之長濯濯  
儒林之秀早舍芳而咀華遂蜚英而騰茂發龍光射斗之  
鋒鎡騁天馬行空之步驟斯人也國倚之以爲屏翰家賴



之以爲堂構其尚朝兢夕惕以合易所謂或躍在淵無咎  
無心石贊

雲行於天其根在地既無心而出岫豈有心而應世惟此  
雲根溫潤峭厲硜硜立辨之聲巖巖具瞻之勢不鑿而成  
不求而至名曰無心夫豈無意

墓誌銘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勿比爲姦鑿空起邊釁欲  
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卽還鹵因乘之以入十三道  
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有  
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  
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  
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至半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  
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終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  
始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掌



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東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燄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涑水張公鵬謀謂專干軍國某等官台憲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爲然卽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耶公諱頤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氏傳得備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泰辛未

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成掌道事時初經己巳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聲公獨顧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爲己甚善類賴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貧全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按賢振滯是科得人爲盛及是首謀摧折巨姦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東鹿也邑多顯宦往往怙勢爲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變搏擊以爲撫循吏良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



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辨鄰邑聞之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  
判於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  
之謠邑介真保間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  
有荒落地自然聚而成市邑人因目爲清官店旣去任民  
築亭爲立去思碑請文士爲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擢守  
郟武行所無事不動聲色而郡民大化旣而巡撫都憲以  
延平民疫而事繁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郟境聞公政  
聲有素莫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錄公兩郡政績請旌異  
于朝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歲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  
糧餉內中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左

馬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夸賴以不擾陝西地  
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日適歲多歉公調度有方而餽  
餉不缺八爲刑部右侍郎佐共長以明刑恒舉歐陽公求  
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僚屬告有深文巧詆者輒不樂  
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歲調公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  
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  
年山東旱饑盜賊將乘之而起廷議建遣大臣巡撫僉曰  
無如盛時望者改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乘驛往命至公  
卽日就道甫下車露禱于天雨卽大注枯槁復蘇公多方  
設法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行而又因時



之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恤之餘所儲尚百餘萬又有餘方以致於前代聖賢有功于齊魯者爲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黜貪暴表忠良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翕然以變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以公知其始末有旨命鞠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家事一以付其弟頤至是抵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公家事一不問頤爲之構方塘書院疊山鑿池蒔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齋坐一室焚香讀書以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

閱寒暑以歲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賜葬祭如例卜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惠山之原弟頤命其子虞持狀來京師求予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實父諱珪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凡二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唐義官龍廕補國子生女三王洛強朴吳玉其壻也孫男二欽釗女四曾孫女一銘曰

公爲循史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有仁公撫邦國變荒爲熟公佐邦形於死求生最其功業所在烈烈曰巨



而艱挫折大姦因銘及之補史之遺

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致仕邢公以成化十七年五月甲午卒于家有司以聞皇上命禮部備牲儀翰林撰文遣官諭祭之其子頊以予與公交莫逆求予文志其墓先是公無恙時以書昇鄉人林徽抵予豫以銘文爲託得書未幾而公遽捐館舍公長子五歲予幸後歿安敢負公托耶乃按淚序而銘之序曰公諱宥字克寬其先由汴徙瓊之文昌其七世祖章煥仕元爲縣尹曾祖某祖世賢父文廣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母許氏高安知縣虔祚之女贈孺人公以

永樂丙申生自幼聰敏稍長補邑庠弟子員甚有時名臨汀曾先生蘭分教邑中於諸生中獨加器重同里溪西林氏爲邑中宦族異其不凡以其妻焉歲辛酉領鄉薦戊辰登二甲進士第觀政刑部已巳擢四川道監察御史明年改元景泰太監王振敗籍其家有告其家人孫太安匿其財者公與錦衣衛官于信者鞠之無實于必欲沒入之且曰不然禍立至公曰無其情而文致於法是我殺之也竟辯白被誣者二十人又明年遘事方興儲餉不給是年適當百司朝覲建議者請免來朝官被劾之罪俾運通州見儲糧四十萬石實宣府命公督運公措置有方不盈月邊



儲悉足是冬出巡福建先是巡按御史許仕達與鎮守尚書薛希璉交惡事聞因命公代仕達且覈其事公至一斷以心無所回互時沙寇甫平或言延平衛多其親黨欲以鎮東衛互易之章下會議薛尚書力主之公獨曰山海異習輕動或生他患卒得不動巡海官獲犯禁入海者十數人請于朝以梟首示衆而冤號之聲震地公獨疑其非真盜請緩之未幾果得真爲盜者亂後增築永安等四城民力有不堪者公奏畱八郡之匠赴役工部者協助之城得以亟成甲戌出按遼東時御史寇深巡撫其地副將焦禮有克敵功寇上其功狀乃先於主將曹義事下覆之寇爲

曹私屬公不從遂與成隙戊寅巡按河南奉革舊驛山黃河出潁上以達南京者數十所民便之得代還京時寇入總內臺憾公在遼東時事多方攬摭之無所得及公滿秩需選銓曹適知縣甄鐸有故勸人命獄有言忠國公石亨納其賂縱之者命下勘之衆畏勢無敢往者寇以公奏名委覈其實蓋欲假是以中傷公也公審覈允當訖莫能害之庚辰陞知台州府台俗健訟公治之一惟緣情據理民自信服居台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台民爭持金帛出數百里外贖之公無所受又有耆民數十人赴京告畱然公竟坐是降職爲晉江縣知縣任未三月會赦復職改知



蘇州蘇之田賦甲天下丁役雜辦視他郡蓋倍徒焉而俗尚澆浮公治之一本情理不出奇不立苛惟省徭均賦節浮費以便民爲主不期月政化孚洽歌頌之聲播聞遠近公性不樂華靡且厭浙西俗尚過侈凡百有爲務從簡素神祠惟涓潔其在祀典者廨宇惟脩葺其切於用者成化丙戌江南大水而蘇尤甚公發官儲及勸富民得米八十餘萬石賑之然猶不繼饑民百十持券入富室借之不與卽強奪公卽帖示俾饑民指其閉糴者名赴官官爲之借明年爭持狀赴府官爲署券付鄉老俾同保借又得米八萬石又不繼乃會計軍餉一年之外餘二十萬石發以賑

之同官有以事未上聞難者公曰民命在須臾奏允而後給則無及矣專擅之罪吾自當之是歲稔活饑民殆四十萬口事聞加陞浙江左叅政仍掌郡事降敕褒獎是年秋再陞左僉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理兵民財賦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提督屯種公受命後汲汲於培植拯救採察咨詢於官吏則獎廉能黜貪懦於民則杜奸宄抑豪右浚孟賈丹徒二河增築奔牛一牐以便運道又奏減歲課之重者凡十餘事戊子奉敕飭理兩浙鹽法己丑又敕考察文武官員凡軍民利病悉聽便宜處置庚寅秋議事來京上章乞致仕不允章再上始得請時年五十有五也家居者



十有三年至是卒年六十有六公配林氏封孺人生子三  
長頊林出次璋次理少房劉氏出女三馮洛雲霸陳繼宗  
其壻也孫一旦頃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公於邑中  
銅斗山之陽公稟性廉介於人少委曲言論之際是是非  
非不少假借性好讀書於詩文雖少作然所作有意趣不  
爲無益之語字畫亦適美有法晚年家居時尊翁踰八袞  
公奉養備至友愛諸弟其田產多以讓之足跡未嘗至城  
市凡一切外務略不介意暇日杖藜徐行田圃自樂而已  
構草亭於所居之前顏之曰潛丘因自號潛丘道人云銘  
曰

極天南隅環海一區孰知其中有此鉅夫爲邦司直  
其不詘明憲之典而不傷乎物爲民師帥不赫厥聲盡  
牧之職而必遂其生出處以正進退惟禮君子之心大  
臣之體鄉邦是賴焯有其光幸我後歿爲銘其藏

贈翰林院編脩費公孺人朱氏墓誌銘

京口費氏世以德義相承始發于今國子司業廷言廷言  
之父曰直菴公儀觀偉甚性勁直是是非非無所假借人  
至有所不韙者或勸其少委曲公曰吾性爾也人之生也  
直吾豈爲人而罔吾生也哉因自號曰直菴人咸謂名稱  
其實云公諱昇字淑高曾祖諱覃祖諱周父諱榮母王氏



配朱氏生子五人長讓次詳次詮次諄其季閔卽廷言也  
女一人適士族祝升公以廷言貴敕贈翰林編脩階文林  
郎朱氏贈孺人費氏世居潤城中家數百指以貨居爲業  
而總于其長一人凡出而有所懸遷皆有所稽考時公季  
父掌家政獨於公一無所問或求其故季父曰小三吾家  
御中也尚須防閑耶蓋公行第三故云公客江湖三十年  
一錢尺帛不爲私有所至與其賢人君子游寓臨濟主劉  
子中家子中父歿甫斂畢鄰火起將延及其家子中時寢  
疾母年踰七十公爲負其母出走同商者十數人舁其柩  
于他所得不爲煨燼而已所費載者則不復顧又於河之

西岸見有以女鬻娼家者詢之知其前代有仕元爲南臺  
御史者因捐金贖之娼弗從訴於巡河丞丞以父母願鬻  
爲辭翁曰彼逼于貧不得已也今已知之安忍以衣冠後  
辱于娼哉世之爲官者又孰皆能保其後之不論落耶丞  
悟以金付娼其女卒歸于良家居之鄰有賣姓者以持竿  
黏鳥雀爲業公屢勸之改業不從時游卒有掠小兒者公  
因令僕伺其幼子出潛誘之匿他所黏鳥雀歸不見其子  
偕其妻號於道誓不獲與俱斃公給曰得非游卒掠之去  
乎乃益昏仆地久之稍蘇翁曰人與物受命等爾汝失汝  
子心痛如此安知禽鳥之失其子其心不痛乎汝能改業



吾爲汝物色之願使僕呼其子出贈以緡錢其人拜謝卒改他業公平生善行如此類者非一不能悉舉也公性節儉不好華靡初婿外氏時答以襲衣中有錦綺公曰我布衣也可衣此乎却之公無他嗜好惟好讀書晚年病痿兩手顫痺不能舉物猶以查治通鑑置案上目之不倦病劇忽舉首呼其子問小字侍者問故曰某尚讀書耶言訖而卒時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洪武乙亥得年五十有一孺人朱氏同里朱景榮女景榮以勞累謫戍邊以書歸索乾魚名鄰生讀之生讀乾如乾坤之乾時孺人十一歲竊聽曰得非要乾魚乎母大奇之以語其兄臧

同知同知爲擇婿以歸公母以愛女故厚其嫁資孺人力辭曰吾父在邊方方受苦忍攜家所有以適人乎盍用以資贖送僅受其半歸費氏既踰月卽親操井臼躬澣濯時家食口衆娣奴番次直庖孺人當直其飲食必精潔俱足家人與食者輒知其爲孺人不待問也家廟祀及數世凡十八主其忌辰孺人皆一一能記憶至日必先期率子女拂神位滌器具以俟不待翁之命也翁旣沒經理家事恒如其存日旣葬卽責諸孤以事生業遣閭爲郡庠生俾從鄉先生畢孟輝受經暮歸卽問閭所業稍怠則諭之曰汝忘汝父垂絕之言乎繼之以泣閭悔過讀或踰夜半恐其



勞瘁成疾則又泣以止之孺人平生懿行如此者非一不能以悉舉也孺人性至孝事舅姑能先意以承其志舅既沒事繼姑益謹姑老病時時索飲食孺人謹備以俟其不時之需父景榮晚歲宥還自謫所旬必一歸焉曰定省久曠姑以是補之景榮歿無子其母甚養弟家孺人數數過事問安每有一味之甘必遣人致奉將歿之夕母夢見孺人純素泣拜牀下連以手拍胷曰我不孝我不孝遂不見覺以語孺人之涕語未竟而訃音至矣時景泰乙亥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洪武己卯得年五十有七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邑之華蓋山孺人亦以卒之某年某月

某日祔焉銘曰

嗚呼昔人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人能順天之理合天之道則天必報之以其倫然天之報人也恒不必在其人之身蓋身之所事者有限心之所存者無垠直哉此公舉事以義存心以仁矧有內助心同行均以人而合天也蓋有因矣身之所享食者雖有所不逮而心之所存者則延及於其子孫有崇其阡風氣溫淳雷骨不朽與天地長春

處士周公墓表

吉萬安有善士曰周公尚信甫諱曰仕明生元至正丁酉



得年僅三十有二卒大明洪武戊辰葬於其鄉之倉背園  
至是蓋八十有五年矣其孫廣東布政使鐸始以其爲刑  
部郎中時所述行狀來丐表墓之文布政君生而孤不及  
事其祖而能詳其祖之行事者有所受於祖母陳孺人也  
陳之言曰吾年若干歸汝家事汝祖僅若干年方其無恙  
時日熟其行耳熟其言意謂其所爲者夫人能之無異焉  
自汝祖歿今數十年矣歷世久而閱人多然後知其爲人  
世亦不多有也初汝祖每晨出輒戒吾曰善事吾父母有  
所欲必先承之勿待其有所需也吾意其始以是相戒耳  
所行未必爾也及察其平日所以奉其親者先意承志惟

恐少有拂逆之自始至終無一不然者居嘗無事恒謂吾  
曰人貴有子以承宗祀娶婦所以助之物不必豐厚以孝  
爲主吾嘗相其祭見其進趨拜起持捧薦獻勤勤懇懇儼  
如其親之存而食飲詔告之然與人謀事不輕然諾旣許  
之必盡其心或有中沮者則曰我業已許之言不可食人  
有患難不啻若在已然勢有不可爲力有不能及者輒爲  
之不寧者移日嘗有盜其耕牛者或勸執之官曰此蓋爲  
貧所迫耳一旦繫獄無所將送必瘦歿烏可以一牛之故  
而寘一人於歿乎卒縱遣之其存心仁厚此類者尚多餘  
不能盡憶也此皆汝祖平生之行汝其志之又曰汝祖爲



人有器量處鄉曲平心下氣與人未嘗有怨惡適里人有相構訟者辭偶連汝祖逮繫京獄論輸工作忽得疾臥金陵邸舍中謂從者曰我病必不起汝幸負我骨歸語我妻我必命也勿作無益悲幸養我母鞠我孤我卽死不恨矣又指牀頭書籍謂之曰是蓋我平生精力所鑽研者也世如我用執此以往今不幸齋志以及汝其持是歸以屬吾妻謹付藏之以遺吾子孫萬一有能成吾志者乎此汝祖臨終之言汝其念之吾恒以此語汝汝父不幸蚤逝不能成汝祖志使其德善不白於天下汝幸以經術起家官朝著所以成先志而章明表揚之者其責在汝汝勉哉其

母忽布政君數數受斯言謹服諸心而不敢忘爰於政務之暇次第所聞以爲行狀距今又二十有三年矣始以屬子傳表其墓豈所謂有待者耶昔歐陽公作其父崇公瀧圖阡表議者謂非特可以見其父之德而亦可以見其母之志至今天下之人傳誦之不少衰蓋以其言有徵而足信也嗚呼事必有徵而後可信信而後可傳於天下後世子不容別有所撰謹掇其狀中語於右而綴其世次於末云周氏邑故家世居邑城北倉前曾大父南甫大父景德父同窻母任氏生子三人公其季也配卽陳孺人子一人存敏以子貴贈德安府知府女二人適蕭孟魁劉仲昇孫



丘文莊公集 卷之八 三十一  
男二人長藻次鐸今有曾孫八人女五人

樂遊處士陸公墓表

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而物爲人所用人心之存與否事之宜與否恒必因物之取子見之一取一子之間義利判焉古之君子其觀人也不必皆於其大與顯雖其人微其事小而其事之行苟合宜焉而無所私於已卽以義與之知其心之有恒而占其後之必將久且大雖然豈獨人子之哉而天於冥冥之際亦子之矣子觀海鹽樂遊處士陸君於其外氏之所有有之而不終有焉殆有合於義哉卽是而觀則其生平存於心行於事者皆可於是見之矣初處

士同邑有潘必甫者家故饒於財嘗遠戍邊顧家產厚且衆攜之則不勝攜置之則無與守者時一女已笄乃以女處上而館於其家悉付之以家之所有操縱周舍惟其宜必甫有二子偕其長者以行而留其次之幼者處士撫而教之底於成立後十數年必甫歸處士籍其數以歸之凡前所有及所有之生息一一具焉未嘗利其分毫必甫強與之一無所受乃出居於別所嗚呼世之人利人之所有越數千里而攘之歷數十年而謀之一入其手頃刻之間變幻百出胡身與其間旣爲已所有而又肯歸之人乎萬一有之而能無所侵牟者蓋鮮也子之而不受者尤鮮也



若處士者謂之義士非邪雖然豈特處士之能義哉爲其配者其相助之功尤爲難矣婦人稟陰柔之資而性吝嗇其於財利尤甚若潘孺人亦賢也已夫義婦順一門之中吉德叅會是宜表而出之以爲世勸處士孫愈子考春闈時所取進上也由江都知縣擢監察御史間持其鄉人過郎中所作行狀來求子表處士墓按狀處士姓陸氏諱成字彥澤別號樂遊世家海鹽之東陸塘祖萬四考世榮妣王氏世隱于農弗仕也處士生而孝文頗讀書知道義嘗挾所有游梁沛間所至交其賢豪潘卽必甫女居嘗布服不事華飾在外氏時知舊有所乞貸則以已物與之或言

其吝則曰吾夫婦爲吾父守耳豈敢用彼物哉其存心與處士若一人焉處士生洪武丁卯卒正統甲子得年五十九有八孺人生洪武辛未卒成化己亥得年八十有九子男一桂女一適張承宗孫男三人長懋次卽愈次志女二人曾孫男四人女五人處士旣以卒之年葬在本里之原今孺人卒愈將啓處士之藏以合葬焉嗚呼理出於天而具於人人之行之得其宜者謂之義是義也非獨宜於人且宜於天宜於天故天祐之宜於人故人稱之陸處士所存所行如是是以秀之人無貴賤老少至今稱之不以其久遠而少衰而天又爲之生賢孫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榮之



於其身沒二十七年之後予故書以表之以示夫世之行  
義者

桂林處士梁公墓誌銘

予承燈眠之賜休於私適鄉貢進士順德梁和持其二世  
祖行狀求銘言於予曰和先祖墓葬于番禺抱奇林屋坑  
甲向之原迄今幾三百稔凡九傳矣雖有田以供墓祀然  
無石碑文日就圯泐天順丁丑歲和泰例南還省于墓下  
置然念曰吾宗子姓不下二千餘指田業無慮二百餘頃  
書香綿綿引而勿替皆先澤也茲墓石傾頽碣刻漫滅雖  
曰古不修墓寧忍忽然而立俟其墮哉矧歷

多矣今弗圖則愈遠而愈忘其本矣肆謀諸族捐祀田租  
積石鳩工而新焉惟誌銘未補敢于治朝史筆以闡革代  
幽光也嗟夫祖孫世遠鮮念厥先今和能敦本追遠永言  
孝思良可嘉也按狀公諱仲欽字志鳳先世聞之晉江宋  
贈大師越國公諱恪者之裔由閩徙廣高祖丹崖公拜大  
理寺評事致政避金人難由保昌珠璣巷遷居南海之奇  
石父諱延泰別號文嶺爲雒州方正再遷順德之桂林母  
顏氏於宋紹興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公夙負英敏孝  
友克敦年十三而母歿二十五而父亾孀孀一身非道不  
狎非義不取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知實踐爲事



隱處桂林不求仕進或薦舉之者則善言辭之終身以儒道自娛老於林泉已耳享年八十有三於嘉定癸酉三月十六日而終真西山誌其墓稱為純儒云配嚴氏生子一人卽世稱端懿先生名百揆者登宋嘉泰甲子鄉試第一嘉定丁丑進士歷奉議大夫退隱禺山闢異端彰聖學有功名教著於當時贈公一如其官德業聞望之隆皆本庭訓之善也嚴氏贈宜人別葬于青螺第九峰孫男四人靖厚智彪今分爲孟仲叔季四房子孫蕃衍遍南番順邑間科第繼起文章偉業有光史冊嗚呼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公之沒後因賢嗣以贈其爵有先正以表其墓茲復

新斯墳塋用垂悠久則公之名誠稱於沒世遠矣敬爲之序而銘歸之銘曰

人之學夢夢而弗思孰如公兮極深研幾人之行嫻嫻媚於時孰如公兮令色令儀道萃於身兮性命真知德晦於時兮後嗣恩惟有封若堂兮有崇者碑歲月幾何兮以夸以隳斯今復銘兮聞而賢之噫嘻厥裔兮永念在茲















